**罪与罚**

死亡对于李伟乐来说唾手可及。良心是他的筹码，在黑白两道之间博弈，在比钢索还窄的空隙里挖开一个又一个生存的洞穴。从他拿走第一笔黑钱开始，就时常在脑海里排演自己的死亡。在不止二十次的死亡彩排之后，他恍然大悟，死是很简单的，痛苦也是很短暂的，但是留下的遗憾和念想，却是悠长而难以消散的。

李伟乐是个普通人，迄今为止他做过的所有选择都是简单的非此即彼，因此他的人生一眼便可以望到尽头。平坦而贫瘠的荒原，偶有丘陵起伏，最后收缩于漆黑的天际。

这一切他都明白，但他就是不愿意留下遗憾。既然不愿意留下遗憾，就要活下来。活下来才拥有再次改写故事的资格。

刀划破李伟乐的喉咙的时候，他突然很想吐。他没有想到当血腥落在自己头上的时候，所有的勇气和抗争都蒸发一空，只剩下刀切开皮肉和气管的“咔咔”声，还有粘稠的血顺着伤口呛进喉咙里，伴随着他悲鸣般的咳嗽，一股一股地淌在自己胸前。

他有罪，他该死，但他还不甘心。

但是失血带来的僵冷将他死死压在原地。他不甘心。

\*

李伟乐从昏迷中醒来，一时间竟不敢动弹。他先是动了动手指，捂着掌心的是绵软的被子，遂即睁开了眼。

是个很普通的房间，住家大概是个男性，半开的窗户外挂着稀稀落落的T恤和内裤，被套是简单的条纹黑白。床头的插座上连着线路繁杂的排插，上头残留着不同品牌的手机充电器，接线口都已经老化，露出里头的细小线路。

李伟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空气却在破碎难支的气管里误入歧途，开始挤压好不容易凝固的伤口，引来撕裂般的疼痛。他想抬手摸一摸自己的脖子，却发现自己浑身上下绵软无力，睁眼已是勉强。

一只手按住了他的肩头，随即而来的是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：“不要动，否则你就真的没救了。”

李伟乐这才发现原来房间里还有第二个人。对方有一双干燥温暖的手，迎上他的视线时，李伟乐无由来地感觉到了安定。

他艰难地抬起眼皮，嘴唇蠕动，但对方却先他一步开了口：“你没有死，是我认识的私家医生救了你。伤口没有后遗症，你只需要静养就行了。”

对方的声音很年轻，带着年青人特有的、未被人情世故伤害过的明快。李伟乐转过视线，发现对方穿着松松垮垮的衬衣，显然不是能请得起私人医生的那种人。

他在心里犹豫了一瞬间，随后聊胜于无地挣扎起来。手背传来阵阵刺痛，静脉里的血回流到针管里，李伟乐恍惚看见挂在床头的营养液。

“你别害怕，我不会害你的，”对方的语气有些焦急，“我叫小木，你相信我，如果我要杀你，你早就已经死了。”

李伟乐的动作一顿，眯着眼打量着眼前朦胧的人影，半晌，终于再次安静下来。

小木小心翼翼地检查了一遍阿乐脖子上的包扎，随后替他掖好了被子：“你现在还不能说话，也不能吃东西。营养针是我朋友带来的，明天他会再来帮你检查情况的。”

一番挣扎过后，失血过多的疲倦重又席卷了李伟乐的身体。他连点头的力气都没有，只坚持用最后的一丝清醒瞟了小木一眼，便沉沉睡去了。

\*

小木是个很奇怪的男人。

在小木家修养了大半个月的李伟乐在心里下了如斯结论。

他的住处可谓家徒四壁，在生存线边缘挣扎，但他花起钱来却很是大手大脚，偶尔会买回大袋小袋的奢侈品，可这些奢侈品却总会在三天之内消失。他就像是个喜新厌旧的孩子。

由于失血过多，李伟乐在这段时间里长期处于昏睡状态，醒来时或是半夜，或是午后，而小木似乎也随着他的作息神出鬼没，常常背着他崭新的琴包在李伟乐眼前一闪而过，教人猜不透他的来历和去向。

像他这样的人，要么是逃犯，要么是惯偷。

还在岗时，李伟乐是负责这一片区的警察，这儿有什么妖魔鬼怪他都清楚得很，但小木对他来说却是个生面孔。他好像从来不惹事，从来不张扬，所做的一切都只为了把自己隐藏在人群里。

在最初的几天里，李伟乐常在半夜因噩梦而后背湿透，或许是巧合作祟，小木总是在这种时候留在李伟乐的身旁，有些生疏地替他换下汗湿的衬衣。

小木的手和干净的衬衣一样，干燥、清爽，在指缝交界处有些粗糙。终于在某一个午后的黄昏，看着斜倚在墙角的琴包，李伟乐醍醐灌顶。他盯着手提艇仔粥和肠粉进屋的小木，嘶哑着声音，道：“你是个狙击手？”

小木僵了一下，似乎没想到李伟乐会这么直接地开口。他想了想，点头道：“对，不过我不止会狙击。”

李伟乐皱起眉头：“你是来杀我的？”

小木把外带的餐具放到茶几上，神情有些无奈：“如果我要你的命，用得着找医生把你治好吗？”

李伟乐突然有些局促：“他们还没找到我拿的钱。”

小木叹了口气，道：“那点钱我不稀罕，还不够拿来付医药费的呢，小顾的小时费可不低。”

李伟乐愣愣地点了点头，想起那个每次来都没好脸色的私人医生。为了避免使用违禁药品暴露小木的住处，他甚至不给李伟乐开止痛药。在李伟乐疼得龇牙咧嘴，并且义愤填膺地质问他到底有没有医师执照时，对方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我是法医，你不知道吗？”

李伟乐霎时无言，只能默默承受他的蹂躏。

事后，小木才同李伟乐解释，这位顾医生专为名流贵族做私人医生，之所以举止暴躁，是因为最近个人感情方面问题。

李伟乐“哦”了一声，憋屈地缩回了被窝里。

小木见他这幅模样，笑嘻嘻地隔着被子拍了拍他的背：“放心吧，他虽然脾气不好，但是水平绝对没问题。”

李伟乐懒得理他，哼了一句之后便不再出声。

“别闷闷不乐的啊，等你好点了，我请你吃饭。”

见李伟乐没有反应，小木戳了戳他的肩膀，絮絮叨叨地接着道：“我家楼下就有一家很不错的早茶店，油条和粥都是一绝，有机会我带你去吃。噢，还有隔壁的咖喱鱼蛋和牛杂也不错，老板跟我熟，价格便宜，一起去吃宵夜啊？”

李伟乐翻了个身，瞪着一双眼，道：“要去你去，我不想死。”

小木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头，想了好一会儿，又道：“那我买回来吃吧，在家里吃也是一样的。”

李伟乐绷着脸，没有再接他的话。小木也不生气，眨眨眼，试探地伸手摸摸李伟乐的额头，继而露出一个笑容：“挺好的，这几天都不烧了，看来身体好了很多。”

他愈是对李伟乐的冷言冷语满不在乎，就愈叫李伟乐气闷。可不管李伟乐说什么，小木都只当是病患的气话，仿佛一拳打在软绵花上。

“我什么时候能彻底恢复？”

“彻底复原的话大概还要一个月吧，不过一个星期后你就能吞咽流食了。”

李伟乐直起身子，道：“那我什么时候可以走？”

小木一愣：“这么快就想走？”

“快吗？”李伟乐没好气道，“我已经在床上躺了半个月了。”

“那也不用这么急着走吧，”小木谨慎地措辞，“你自己也说了，外面不安全。不如在我这儿避避风头，等一切平息了再说。”

“我都已经是个死人了，还需要避风头吗？”李伟乐反诘道。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”小木有些紧张，“我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。”

“我不需要任何人为我着想，”李伟乐硬邦邦地抛出一句话，“我睡了。”

在这场意味不明的争吵过后，两人之间的氛围就变得有些怪异。原本喜欢插科打诨的小木突然沉默了下来，而他的沉默则愈发凸显出李伟乐气管里粗砺的呼吸声。他背着黑色的琴包，在午后的熏黄阳光和夜半的惨淡残影间行走，竟让李伟乐在半个月来头一回感到了寂寞。

然而直到他彻底断定小木的身份之前，李伟乐再没有主动挑起话头。

\*

受到质问的小木和平时很不一样，李伟乐竟觉得眼下两人之间的对话相当有趣。

“那我，”李伟乐将自己涌到喉咙口的话推到舌底反复翻滚，“要不要把这些医药费还给你呢？”说罢，他自己却先憋不住劲笑了。好像是在笑小木同自己是一丘之貉，又像是在笑自己病中的幼稚与赌气。

他脸上猝然迸发的笑意就像是刺破云层的阳光，照得小木眼前一片白茫。他想了好一阵，缓慢地说道：“我想，应该不用了吧。”

说完，他也笑了。装着艇仔粥和肠粉的餐盒被颤颤巍巍地放在了桌上，小木抓住李伟乐的胳膊，一步一步将他扶到了桌边。

\*

李伟乐逐渐习惯了住在小木家的生活，也逐渐适应了小木自来熟的性格。他曾认真地询问过小木对自己施以援手的原因，然而小木反倒是疑惑地抓了抓后脑勺，反问道：“我看到你快死了，救你一把，很奇怪吗？”

做个乐于助人的三好公民当然不奇怪，但把惨遭割喉的陌生人带回家救治，就不光是善良两个字能够概括的了。

李伟乐思考了一会儿，问道：“你就不怕惹上什么麻烦吗？”

小木笑着回答：“我的麻烦已经够多了，还怕多你一个吗？”

李伟乐转念一想，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，于是拿起了汤勺，安安分分一声不吭地吃起了云吞面。

小木一边咀嚼着叉烧肉，一边漫不经心地提起：“对了，我过两天可能要去一趟越南，我已经吩咐楼下的汤伯把每日三餐送上楼，这样你就不必冒风险出门了。”

李伟乐放下筷子，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你想的还挺周到。”

“那是当然，我是房东嘛，怎么能让房客受委屈呢，”小木笑嘻嘻地拍了拍李伟乐的肩，“你就放心在我家养伤吧。”

李伟乐“哦”了一句，遂即玩笑道：“那我这个租客的租约什么时候到期啊？”

谁知小木的脸色登时有些发白，支吾道：“你的伤还没好，再住几天吧……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。”

李伟乐一把按住他的手背，心中疑窦顿生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没事，大概是太久没出差了，有点紧张吧，”小木慌张地抽回了自己的手，“我再去检查一遍装备，要是出了差错我可就没命了。”

“站住，”李伟乐拧起眉头，“你当初到底为什么救我？”

小木回过头，神情有些复杂：“你为什么一定要问呢？”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接着道，“没错，我的确认识要杀你的那帮人。但在那之前，我完全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。”

“为什么要救我？”李伟乐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。

“……那天我和他们一起喝酒，听说了你们吞黑钱的事，”小木深深吸了一口气，“你们这么做的确不符合道上的规矩，可是我觉得你们没有错，我……”

“你出门吧，”李伟乐突然站起身，神情冷得像冰，“我替你拿包。”

他的意思显然是不想再听下去了。小木一直打算找个合适的时间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解释清楚，却没想到会在餐桌上的三言两语间便被捉住了话柄。他有些无措地看着李伟乐的背影，不知是否应该继续说下去。

“我是真的觉得你没有错，所以才出手救你，”小木拘谨地开口，“我也不是图财，只是，只是……”

“我做的本来就是错事，不需要你同情。”李伟乐的神情很冷。

“那……你能等我回来吗？”

李伟乐突然笑了，他双手环胸，看向小木：“你如果觉得寂寞，可以养猫、养狗，不是非要养个人来解闷的。”

\*

小木在执行任务的过程里有些魂不守舍，子弹射偏了好几发，使得简单的任务添了不少麻烦，以至于入境时不得不选择黑船偷渡，以躲开海关的督查。再次站在自家门口的时候，饶是乐观如小木也无法摆出一副游刃有余的神情了。

未等他想好借口敲门，门把呱嗒一声响了，伸出一只提着黑色垃圾袋的手。小木一惊，后脚踩空，险些滚下楼梯去。

他竟然没有走。

小木的心怦怦直跳，却又暗自松了口气。倚在门口的李伟乐抬起头来看他，把门推得大开：“你还不进来？”

小木把琴包放在角落，有些战战兢兢地坐在桌旁。

两人之间的沉默一时成了对峙，李伟乐舒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不生气了。”

小木讶然抬头：“不生气了？！”

“生气又有什么用？反正事情已经变成现在这样了，再想以前的事不过给自己添堵罢了。”李伟乐垂下视线。

“可是我瞒了你这么久。”小木愧疚地低下头。

“……”李伟乐勉强笑了笑，“算了，我也不是非要知道不可。”

“那——”

“我打算下个星期就离开这里。”

小木惊得突然直起身子，大腿在桌沿上狠狠撞了一道：“这么快？！”

李伟乐无视了他的诧异，自顾自道：“我打算搬回以前住的地方。对那些向我下手的人来说，我已经死了，该搜的东西也已经搜光了，他们不会再去我家的。”

“但是——但是毕竟还是不安全，你还是留在我这里吧。”小木紧张地看向房门，好像李伟乐现在就要走似的。

“不用劝了，我已经决定了，”李伟乐顿了顿，“你受伤了吧，我帮你看看伤口。”他握住小木的手臂，试图挽起他残破的袖子。

谁知小木兀地反握住他的手，一字一句问道：“为什么一定要走？”

李伟乐担心自己的挣扎会加重小木的伤处，只得任由他抓着自己的手，哭笑不得：“你这是做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一定要走？”

“如果一个人很闷，”李伟乐的神情突然变得恬静，“就找个女朋友吧。”

回答他的是一个带着血腥味的吻。

\*

小木就这么肆无忌惮地拥住了李伟乐，将自己有点起皮的嘴唇贴上了他的唇角。那是年轻人特有的味道，更是死里逃生的味道。小木柔软的唇和冷硬的枪油味一块儿落到了李伟乐的双唇上，僵持的亲吻像是某种试探，小木浅浅探出舌尖，舔了舔李伟乐的唇峰。

这是一个浅尝辄止、却余韵悠长的吻。

李伟乐没想到小木会做出如此露骨的行为，一时间竟怔在原地，没有任何反应。他的四肢停转，但大脑仍旧清醒，神经系统将接吻这般甜腻又亲密的行为迅速反馈，李伟乐终于回过神来，一把抓住小木的后衣领，将他从自己面前拉开。

“你干什么？！”

小木哀伤地看着他，眼神里的所有年少不更事尽数剥落，只剩下寂寞和惶恐。李伟乐突然觉得自己是个傻瓜。明朗、坦率、年少气盛，这些词语都和小木无关，他是一个手上沾满鲜血的杀手，最擅长的事就是远眺他人的死亡；他的手掌上沾着的是自己灵魂的粉末，弹匣里装着的是良知和妥协。

他和自己一样，在人生中随波逐流，被狂风吹向泥淖，丧失了扬帆起航的权利。

小木颤抖的手臂环着他的肩，温热的鼻息喷打在他的颈侧：“你不要走，我不想一个人。”

李伟乐轻轻抬起手，摸了摸小木汗湿的后颈，继而偏过脸，送上自己的双唇。他听见了小木压在喉头的呜咽，大概他真的是委屈极了，又害怕极了，连一开始温软的吻都变得毫无章法，破了皮的手指捧住李伟乐的脸，如同初生的豹崽一般舔舐、啃咬着李伟乐的嘴唇。

小木的手心不再像往常一样干燥，反而有些湿润，指缝里沾了滑腻腻的枪油，掌心里还残存着尚未蒸发的汗。他的指尖上留着几道未愈合的伤口，划过李伟乐胸前的时候无端地教他生出些心惊胆战来。他喘息着握住小木的手，摩挲着血痂，随后抬手揽住小木肌肉紧绷的后背。

“痛不痛？”李伟乐低声开口，声音里难掩情欲的嘶哑。

小木低下头，细细地亲吻着横亘在李伟乐脖颈上的伤痕，模糊地答了一句：“习惯了。”随后又抬头定定盯着李伟乐，眼神湿漉漉的：“阿乐，我叫你阿乐可以吗？”

李伟乐被他如履薄冰的态度逗笑了，笑声闷在胸腔里，分外诱人。他缓缓用膝盖蹭着小木的腰侧，道：“好。”

男人之间的性事，一旦迈出了第一步，所有的行为都变得随性而为。

外衣、长裤都被随性地丢在地上，两人之间很快便坦诚相见。

小木小心翼翼地用手指探寻李伟乐的隐秘之处，生怕自己一星点的僭越行为都会给他带来痛楚。李伟乐的体内柔软而滚烫，他为自己敞开的地方就像是两人初次见面时的猩红；不同的是，这一回的艳色里掺杂了太多的欲望和自持，积压在小腹和胸口的情欲让小木难以遏制的喘息。

交媾是甜美的、狂乱的、充盈的，高潮的狂流在两人的血液里奔涌，最终化作粗野的喘息。

李伟乐平躺在床上，仍旧牢牢握住小木的手。划在指尖的伤口和脖颈上的并无两样，都带着死亡的野蛮色彩。

他轻轻抬起手，将自己的亲吻递到小木的指尖，耳边仍有情欲的余韵嗡嗡作响。

\*

你的罪是饕不知足的贪婪，你的罚是孤木难支的爱情。